

春

張

恨

水

著

明

外

史

世界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出版

春明外史（全十二集）

每集定價銀九角

一至六集合售銀五元

（外埠酌加郵費匯費）

著作 張恨水

出版 世界書局

印刷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上海各書局 世界書局

不准翻印

前序

余少也不羈，好讀稗官家言，積之既久，浸淫成癖，小齋如舟，床頭屋角，纍纍然皆小說也。既長，間治詞章經典之書，爲文亦稍稍進益，試復取小說讀之，則恍然所謂街談巷議之言，固亦自具風格，彼一切文詞所具之體律與意境，小說中未嘗未有也。明窗淨几之間，花晨月夕之際，胸懷曠達，情有不能自己者，竊嘗拈毫伸紙，試效爲之，亦復悠然神會，輒中繩墨焉。於是又感小說如詩，亦足爲慰情陶性之作，不必計字賣文，強迫而出此，更不必以此儕於著作之林，作爲不世之業以爲之也。年來湖海消沉，學業之事，百凡都已頽廢，雖於小說一道，尙愛好如恆。吾友舍我知其然也，當其主辦世界晚報之時，以撰述長篇相託，余因之遂有春明外史之作，余初非計字賣文，亦

未敢自儕於著作之林也。夫太玄之篇，且覆醬瓿，左思之賦，幾蓋酒甕，而此雕蟲小技，又烏足以自鳴耶？金聖歎批西廂，自謂爲人生消遣法之一，余竊引以自況焉。容亦讀者所許歟？

民國十四年十月張恨水序

後序

漸之意義大矣哉！從來防患者杜於漸，創業者起於漸，漸者，人生所必注意之一事乎？吾何以知之？吾嘗來往揚子江口，觀於崇明島，有以發其省也。舟出揚子江，至吳淞，已與黃海相接，碧天隱隱中，有綠岸一線，橫於江口者，是爲崇明島。島長百五十里，寬三十里，人民城市，田園禽獸，其上無不具有，儼然一世外桃源也。然千百年前，初無此島。蓋江水挾泥沙以俱下，偶有所阻，積而爲灘，灘能不爲風水捲去，則日積月聚，一變爲洲渚，再變爲島嶼，降而至於今日，遂有此人民城市，田園禽獸，卓然江蘇一大縣治矣。夫泥沙之在江中，與水混合，奔流而下，其體積之細，目不能視，猶細於芥子十百倍也。乃時時積之，日日積之，以至月年年積之，居然於浩浩蕩蕩，波浪滔天之

江海交合處，成此大島。是則漸之爲功，真可驚可喜可懼之至矣。

於此，乃可以論予之作春明外史矣。予之爲此書也，初非有意問世，顧事業逼迫之，友朋敦促之，乃日爲數百言，發表於世界晚報之「夜光」。自十三年以至於今日，除一集結束間，停頓經月外，餘則非萬不得已，或有要務之羈絆，與夫愁病之延擱，未嘗一日而輟筆不書。蓋以數百言，書之甚便，初不以爲苦也。乃日日積之，月月積之，寢假得十萬言，成若干回矣。寢假得二十六萬言，成第一集矣。寢假得六十萬言，成第二集矣。而吾每於殘星滿天，老屋紙窗之下，猶爲夕夕爲第三集也。今亦成書六回矣，合之可得七八十萬言也。今率爾命人曰：爾須爲文八十萬言，未有不驚其負任之重且大者。然予卒優爲之，蓋成於漸而不覺也。古人有惜寸陰者，有惜分陰者，良有以歟？因予之書之成於漸也，或曰：其書係信手拈來，湊雜成篇。或曰：不然。譬諸畫

山水，先有大意，然後興到一揮，合之自然成章。予曰：唯唯否否。謂毫無布置，日日爲之，各不相顧，則此七八十萬言，將成何話說？謂固有規矩，按意命文。然爲文如擲骰趕盆，一時有一時之興致，卽一時有一時之手法。爲文且千餘日，謂仍不失初意，又欺人之談也。夫江中之泥沙，漸漸成島，未必不改原來之形勢，而其卒能成島則一也。又奚問焉？然此實非予所計及，予書旣成，凡予同世之人，得讀予書而悅之，無論識與不識，皆引予爲友，予已慰矣。卽予身死之後，予墓木已拱，予髑髏已泥，而予之書，或幸而不亡，乃更令後世之人，取予書讀而悅之，進而友此陳死人，則以百年以上之我，與百年以下之諸男女老少，得而爲友，不亦人生大快之事耶？其他又奚問焉？人生至暫，漸漸焉而壯，漸漸焉而老，漸漸焉而死而朽，不有以慰之，則良辰美景，明窗淨几，都負之於漸漸之中，不亦大可惜哉？悟此者，乃春明外史之友也，亦予

之友也。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，彤雲覆樹，雪意滿天。書於老屋紙窗，青
爐紅火之畔。張恨水序。

續序

春明外史今歲事矣，吾之初作是書也，未敢斷其必歲事也，今竟歲事，是在吾一生過程中所言行百千萬億之事，而又了却其一矣。使吾而爲吾自身作傳，所可大書特書者也。夫人生作事，大抵創其始易而享其終難，吾於此書創其始而亦覩其終，快何如之？而讀春明外史者，於其第一日在報端發表時讀之，於其第一集發印單行本時又讀之，於其複印第二集單行本時，更讀之。今於吾書卒業時，於其全部自第一字至最末一字，且全讀之，又得不以爲快乎？作者快，讀者亦快，吾願與愛讀春明外史者，同浮一大白者也。更或獲萬一之幸，吾書於覆瓿之餘，得留若干部存於百年之後，則後世之人，取書於故紙堆中，欣春明外史之底於成，而讀春明外史者之得觀其成，

則讀吾文至此，見吾與吾友之同浮一大白，當亦忍俊不禁，陪浮一大白矣。是可樂也。

雖然，吾因之有感焉。吾書之初發表也，在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二日，而其在報端完畢也，在民國十八年一月二十四日，其間凡五十七越月矣。此五十七越月中，作者或曾欣欣然有若帝王加冕之慶焉，或曾戚戚然有若死囚待決之悲焉，亦有若釋家所謂無聲色嗅味觸法，木然無動，而不知身所在焉。若就此而爲文以紀之，則十百倍於春明外史之多可也。然而今何在者？皆已悠悠忽忽，僅留千萬分之一作爲回憶而已。不亦哀哉？吾如是，吾知讀春明外史者亦莫不如是也。不但如是而已，則在此五十七月中，愛讀春明外史者，生離者或當有人，死別者或當有人，即遠涉窮荒，逃此濁世，或幽居囚地，永不見天日者，或亦莫不有人。是皆吾之友也，吾竟不能以吾友愛讀

者，獻與得卒讀之，使其生平，多亦未了之緣，此又吾耿耿於心，愀然不樂者矣。

由前言之，可樂也。由後言之，乃不勝其戚矣。一下里巴人之小說成功，其情形且如此，況世事有百千萬億倍重於此者乎？信夫，天下之事有相對的而無絕對的也。

吾書至此，人或疑而問曰：然則子書之成也，樂與戚乃各半焉，果將何所取義乎？吾又欣然曰：與其戚也，寧悅焉。夫人生百年，實一彈指耳。以吾書逐日隨寫五六百言，費時至五十七月而書成，似其爲時甚永也，然吾於書成後之半歲，始爲此序，畧一回憶，則當年磨墨伸紙，把筆命題，直如昨日事耳。時光之易過如此，人生之歲月有涯，於此一彈指，棄可用心思耳目手足不用，聽其如電光火石，一瞬即滅，不亦大可惜耶？今吾在此若干年中，將本來勢

將盡去之腦之目之手，於其將去未去以成此書，造化雖善弄人，而吾亦稍稍獲得微跡，而終於少去須臾，是終可慶也。且讀吾書者，因而喜焉，因而悲焉，因而相與討議焉，亦將其將去未去之腦之口之目之手，以盡一時之適意，亦未始非好事也。不寧惟是，而最大之效用，且又可於若干時候忘却，日追逐之死焉。夫人生之於死，拒之有所不能，急而覓死，人情又有所不忍，坐以待死，亦適覺其無聊者也。然則人生真莫如死何矣。茲有一法焉，則盡心努力，謀一事之成，或一念之快，於是不知老之將至，直至死而後已，遂不必爲死拒，爲死不忍，爲死而無聊矣。識得此法，則垂釣海濱，與垂拱白宮，其意無不同。而吾之作小說，與讀者之讀小說，亦無不同也。客有悟此者乎？則請於把盞臨風，高枕燈下，一讀吾書，更不必遠涉山島，而求赤松子其人矣。

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由瀋陽還北平，獨客孤征，斗室枯坐，見窗外綠野半

黃饒有秋意。夕陽亂山，蕭疏如人，客意多暇，忽思及吾書，乃削鉛筆就日記本爲此文。成時，過榆關三百里外之石山站也。張恨水序。



春明外史目次

第一集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月底宵光殘梨涼客夢 | 天涯寒食芳草怨歸魂 |
| 第二回 | 佳話遍春城高談婚變 | 啼聲喧粉窟混戰情魔 |
| 第三回 | 消息雨聲中驚雷倚客 | 風光花落後煮茗勞僧 |
| 第四回 | 勤苦捉刀人遙期白首 | 嬌羞知己語暗約黃昏 |
| 第五回 | 選色柳城疏狂容半夕 | 消魂花下遺恨已千秋 |
| 第六回 | 萍水約雙棲非鷄非鶩 | 釵光驚一瞥疑雨疑雲 |
| 第七回 | 寂靜禪關奇逢訝姹女 | 蕭條客館重幣感花卿 |

第一回 月底宵光殘梨涼客夢 天涯寒食芳草怨歸魂

春來總是負啼鵲，披髮逃名一惘然！除死已無銷恨術，此生可有送窮年？丈夫不顧嗟來食，養母何須造孽錢。

燕莫聞雞中夜起，前程終讓祖生鞭。

這首詩，是個羈旅下士所作，雖然說不出什麼好處來，你看他滿腹牢騷，却立志甚佳，在作書的這部小說裏，他却是個數一數二的人物呢。這人是皖中一個世家子弟，姓楊名杏園。號却很多，什麼綠柳詞人啦，什麼滄海客啦，什麼寄舫啦，困廬啦，朝三暮四，日新月異，簡直沒有一個準號；因此上人家都不稱他的號，都叫他一聲楊杏園。在我這部小

說開幕的時候，楊杏園已經在北京五年了。他本來孤身作客慣的，所以這五年來，他都住在皖中會館裏。這皖中會館房子很多，住的人也常常擁擠不堪，只有他正屋東邊，剩下一個小院子，三間小屋，從來沒有人過問。原因這屋子裏，從前住過一個考三次落第的文官，發瘋病死了，以後誰住這屋子，誰就倒霉。一班盼望陞官發財的寓公，因此連這院子都不進來，誰還搬來住。楊杏園到京的這年，恰好會館裏有人滿之患，他看見這小院子裏三間屋，空堆着木器傢伙，他就叫長班騰出來，打掃裱糊，搬了進去。會館裏也有人告訴他，說住不得的。楊杏園笑道：我本來倒霉，不搬進去，不見得走運；搬進去，倒落得清閒自在，住一個獨院子了。人家見他如此說，也就由他。其實這個小院子，倒實在幽雅。外邊進來，是個月亮門，月亮門裏頭的院子，倒有三四丈來見

方，隔牆老槐樹的樹枝，伸過牆來，把院子遮了大半邊。其餘半邊院子，栽一株梨樹，掩住半邊屋角，樹底下一排三間屋子，兩明一暗。楊杏園把他收拾起來，一間作臥室，一間作書房，一間作爲好友來賓茗清談之所，很是舒服。一住五年，他不願和人同住，也沒有人搬進來。說到這裏，正是三月初旬的天氣。北地春遲，這院子裏的梨花，正開得堆雪也似的茂盛。窗明几淨，空院無人，對着這一棒寒雲，十分清雅有趣。楊杏園隨手拿了一本詩集，翻了幾頁，正看到那惆悵東欄一株雪，人生看得幾清明之處。忽聽見有人喊道：杏園在家嗎？楊杏園丟了書本，望外一看，却是他影報館裏的同事何劍塵，連忙招呼道：請進來坐，請進來坐。何劍塵看見他桌上放了一本詩集，笑道：你倒興復不淺，其實我們難得有這一天假期，應該出去逛逛才是。楊杏園道：何嘗不是呢！但是